

20世纪中国杰出的语言学家、音乐家、翻译家赵元任(1892—1982),与钱锺书、季羡林等他的后辈学者一样,也是爱猫人。在他二女儿赵新那与女婿黄培云合编的《赵元任年谱》(1998年12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初版)中有许多关于他养猫的记载。这在一般的作家学者年谱中极少见。

《年谱》书前的众多照片中有一张颇为显眼,正在书桌上英文打字机前写作的赵元任全神贯注,书桌一角有一只小猫,正放松地注视着他,文字说明为:“父亲很爱猫,书桌上总有一只猫”。这张照片应摄于赵元任1963年下半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前后。

赵元任对猫的喜爱也许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。他在晚年所写的《中国话的读物》中回忆道:“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四岁(阴历算法)住在磁州的时候,有个佣人抱着我在祖父的衙门大门口,满街摆的都是卖瓷器的摊子,瓷猫、瓷狗、瓷枕头、瓷鼓——现在一闭眼睛——哪怕就不闭眼睛——磁州的那些瓷器,好像就在眼前一样。”1922年1月,商务印书馆出版赵元任翻译的英国人卡罗尔著长篇童话《阿丽思漫游

奇境记》,一纸风行,书中就有多处写到调皮可爱的猫。

更有趣的是,按照《年谱》记载,赵元任夫人杨步伟1945年6月开始撰写《一个女人的自传》,

赵元任养猫

陈子善

思,为此难免有不少争吵。例如元任一向都非常喜欢猫,在翻译组海文时期的一段,夫人嫌英译中描述猫的篇幅太多,很生气,说如果不改她就不再写了。”结果想必是赵元任让步了事。

在加州大学执教时,赵元任养了一只名为Huttier的小猫,很可能就是照片中的那只,十分宠爱。1962年6月21日赵外出讲学前,“将小猫Huttier送柏克莱狗猫医院寄存(每次长期外出都要送去寄宿)”。同年9月30日赵元任日记又云:“有个小黑猫,我叫它Whattington,来跟我们的Huttier玩儿。”赵新那为此加了个注:“有一本著名的故事情书讲Dick Whittington和他的猫,猫的名字可能由此而来。后来又把Whittington改叫Whattington,因为猫是花(wha花)的缘故。”

1963年《年谱》中又有一条关于猫的记载值得注意:

元任一向喜欢猫,日记经常

更显得刺耳难耐。

这样的环

境,似乎

提供了争

吵的好理由。一是埋藏已久

不敢露头的正义感,在

恰当的时空给我画了一条

虚拟线;二是对方人少,力

量对等;三是基本没有围观者,无论吵输吵赢,都

能泻火。

争吵的技巧,不完全

是比谁逻辑好,有时是力

拼谁声音大,有时是比

谁想象力强(比如骂人的修辞)。节奏也重要。

要有相当的语速,

但咬字一定要清晰。太快了,人家听不清;太慢了,

对方的语言射速就先干掉了你。

吵架的最佳境界,是

控制住自己的怒气。所幸,

我们都没有让脏话出口,

可见理智尚存,未入险地。

一般而言,脏话是暴力的

“高铁吵架”和“节制主义”

卢小波

对方了,但这完全没用,因为过了一两秒后,这家伙又拿了一块饼干。第一次的时候,他没有开口阻止,到了第二次就更加难以启齿了。

就这样,你一块,我一块,吃完了整包饼干。他说,这包饼干只有八块,但感觉像过了一辈子。最后,没有饼干可吃了,那人起身走开。走之前,还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然后,饼干主人瘫在了椅背上,刚才形势太紧绷了。

道格拉斯幽默地推测,假如这件事发生在洛杉矶,“很快就会枪声大作,直升机蜂拥而至,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(CNN),等等等,你懂的……”

不过,故事还没完。过了一会儿,车来了,道

对了,但这完全没用,因为过了一两秒后,这家伙又拿了一块饼干。第一次的时候,他没有开口阻止,到了第二次就更加难以启齿了。

就这样,你一块,我一块,吃完了整包饼干。他说,这包饼干只有八块,但感觉像过了一辈子。最后,没有饼干可吃了,那人起身走开。走之前,还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然后,饼干主人瘫在了椅背上,刚才形势太紧绷了。

道格拉斯幽默地推测,假如这件事发生在洛杉矶,“很快就会枪声大作,直升机蜂拥而至,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(CNN),等等等,你懂的……”

不过,故事还没完。过了一会儿,车来了,道

对了,但这完全没用,因为过了一两秒后,这家伙又拿了一块饼干。第一次的时候,他没有开口阻止,到了第二次就更加难以启齿了。

道格拉斯说,这就是英国人非常不擅长处理的那种情况。他只好假装没看见,努力不去注意包装已被撕开的事实,而是夸张地从里面也拿了一块饼干。他心想,这就可以制止

对方了,但这完全没用,因为过了一两秒后,这家伙又拿了一块饼干。第一次的时候,他没有开口阻止,到了第二次就更加难以启齿了。

道格拉斯说,这就是英国人非常不擅长处理的那种情况。他只好假装没看见,努力不去注意包装已被撕开的事实,而是夸张地从里面也拿了一块饼干。他心想,这就可以制止



鸟度屏风里

(中国画) 顾 炫

有关于猫的记载。2—4月的日记有“送小猫Huttier住医院”,“Huttier的‘小朋友’Whattington也到家里来睡”,“Huttier脚瘸又送医院打针治疗”,“晚上打一个盹儿,Whattinger和Lacquier两只猫打架闹得我没能午睡”。

赵元任其时已是71岁的老人了,还是那么关爱小猫。此后《年谱》中未再写到他与猫,直到1965年又有如下记载:

7月9日,Bosson家送元任家两只猫,元任给它们取名叫Lacquier和Whattinger。家里又有猫了,当然高兴,但事情多了不少。日记载:“猫玩耍得太厉害了,不

得不把它们放到厨房里”;“晚上我又打了一个盹儿,Lacquier和Whattinger睡在我身上”;“晚上打了一个盹儿,起来找猫进来,一点半才睡”;“Whattinger和Lacquier在书房里打架闹得我没能午睡”。

赵新那又加了个注:“据说父亲根据猫的毛色取的名字,花猫叫Whattinger;毛亮依漆(lacquer)的猫叫Lacquier。这是父亲养的最后两只猫。”赵元任家的猫一定生活得很开心。不过赵元任的日记篇幅浩大,将来全部翻译出版,除了《年谱》中已经披露的之外,想必还会发现许多他与猫的趣事。

格拉斯喝掉咖啡,拿起报纸,才发现

智者总是这样,外表看起来像是怂人。

回头想想,我碰到的

这个小伙子,对着晃动在鼻子半尺近的指头,没有失控。他也算是具有节制美德的人了,即便他此前百般无礼,冲着这一点,我也佩服他。

斯宾诺莎说,节制就是对生命冲动的自愿调节,是对我们生存能力的合理肯定。由此视之,我在冲突中见好就收,说明生

存能力还不错,将来会活得长久一点。

广东人和羊肉

任溶溶

自己的那包饼干完好地躺在报纸下面。原来,他才是那个侵犯者,他才是被对方视为可怕威胁的那个人。

我喜欢这个故事,是它暗藏了“节制主义”的冲突。两位绅士发出对峙的信号,但绝不超越限度。他们想象着冲突前景的恐惧,以此控制自己的冲动。

广东人不那么热衷吃羊肉,

他们是把吃羊肉

当作进补的。

我小时候就没吃过

羊肉。我不爱吃羊肉,

讨厌它那种腥味。

大人到什么桥去吃羊肉,我就不愿跟去。

只有到了上海,习惯上洪长兴吃羊肉。困难时期,更爱到天蟾舞台后门吃摆摊的涮羊肉,并学北京话,天天去那里,过得很开心。那切羊肉的叫快刀刘,很有名气的。困难时期,洪长兴把生意给他,让他摆摊,后来据说他到清真食堂工作了。我也常去吃大众锅涮羊肉,有一位服务员胡琴拉得呱呱叫。

广东人不那么热衷吃羊肉,他们是把吃羊肉当作进补的。我小时候就没吃过羊肉。我不爱吃羊肉,讨厌它那种腥味。大人到什么桥去吃羊肉,我就不愿跟去。

只有到了上海,习惯上洪长兴吃羊肉。困难时期,更爱到天蟾舞台后门吃摆摊的涮羊肉,并学北京话,天天去那里,过得很开心。那切羊肉的叫快刀刘,很有名气的。困难时期,洪长兴把生意给他,让他摆摊,后来据说他到清真食堂工作了。我也常去吃大众锅涮羊肉,有一位服务员胡琴拉得呱呱叫。

灵感,或许莲荷激活了他们的大脑皮层。莲荷在水一方,虽有阴晴圆缺、朝阳夕照、晨雾暮烟,然莲还是莲,荷依然是荷,只不过是观者以不一样的心情,或在不同的时间段去感受莲、荷而生出的不同启示。

我忽然想起山阴的徐青藤,他笔下的莲

荷是完全的自我,不入俗套,或许是莲荷的

启示?八大山人写莲荷、小鸟,简单的图式,

淡定的笔墨,却寄托了去国离家的凄悲,是

不是莲荷给了朱耷启示?据说他们都爱莲荷,不然怎会有如此意境、如此情怀。

是文学家在皎洁的月色下不能入眠,去观荷留下的《荷塘月色》?还是月色下的荷塘本身就是“美”的源头?是画家借莲荷挥洒心胸,还是莲荷香远益清的脱俗、出淤泥不染的高洁所给予的精神。这是一个哲学命题,或是一个美学命题,莲荷给我们带来了画意、增添了诗情;是莲荷给生活带来想象、思考、哲理、美学。它们特立独行,映日御风,濯清涟而不妖,却又与人的思想、精神生成关联。

我又想到了意大利画家乔治·莫兰迪,

谈恋爱究竟谈什么?

薛 舒

连续写了好几个中短篇小说,内容大多是关于当代城市生存环境下的底层生活,譬如,写一位单亲妈妈养育先天智障的儿子,写一群临终医院里日夜陪伴在病人身旁的护工,写一个已然进入老年却还要照顾患病母亲的老男人……这些小说,多是通过一个个“病例”,走进众多普通人的生活,由此探究某些人群的心理困境和精神困境。那段日子,我沉浸在对“病态”的研究中,因为小说中的角色是病人,直到有一天,我发现,我自己也近乎要变成“病人”。每开始写一个小说,就会伴随着一段时间的压抑、困顿,以及来历不明的忧郁,直到小说写完,还久久不能跳脱出来。这样的感觉,持续了两年,我想,我需要暂停对“病人”的书写了,也许可以换一些题材,写写那些美好的、浪漫的、轻松的故事,比如,爱情。“爱情”真是有魔力的两个字,它让我忽然蠢蠢欲动。那就写一个吧,摒弃功利,让自己不受世俗的干扰,回到纯粹的情感世界,写一个谈恋爱的小说。

于是打开电脑,在文档上写下“谈恋爱”三个字,权且作为标题。好了,我要开始写了,首先要有一位男性和一位女性,就像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一样,我给他们起名字,女人叫苏羊,男人叫马尚。我扮演起了上帝的角色,我要给马尚和苏羊创造至少一次际遇,要不然,他们怎么能在芸芸众生中彼此认识?好的,我把他们安排在旅途中,青藏高原,湛蓝的天空下,神湖羊卓雍措边,一切都是那么纯洁美好。我还要给他们制造一些矛盾、一些交集,要不然,他们又怎么会彼此相恋?我让他们一个是敏感而自卑的作家,一个是散漫而犹豫的摄影家,他们必须有不同的出身与性格,以及莫名的误解与无理由的和解。虽然我没有上帝的“禁果”,但我竭尽所能地为马尚和苏羊提供一切,因为我期待爱情能开花,能结果,然后留下悬念,以待关于婚姻、关于繁衍、关于亲情的后续故事,当然,那是另一些故事……就这样,我在电脑上创造着一个恋爱的世界。两个月后,我为中篇小说《谈恋爱》打下了最后一个句号,与此同时,我惊异地发现,马尚和苏羊并没有像亚当和夏娃那样修成正果,甚至,他们没有让彼此成为自己真正的恋人,他们只是完成了一场“谈恋爱”的过程,然后,分道扬镳。

我不得不失望地为这篇叫《谈恋爱》的小说命名为:一个离爱情相去甚远的爱情故事。我对自己也开始失望起来,我怀疑,对“爱情”,我早已失去了年轻时的激情与纯粹,是不是,我已无法写出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?

多日后,带着疑惑和不甘,再次阅读已经完成的小说《谈恋爱》,读到最后一段,忽然释然。“离起飞还有十分钟,苏羊拿出手机准备关闭,发现马尚一分钟前发来的信息:人类总是误以为鸟会飞翔是因为它们的身体足够轻盈,事实上,轻盈的翅膀不足以烘托一个躯体腾空而起,所有会飞的动物,都拥有一对力量超强的翅膀。

苏羊给马尚回了五个字:我要起飞了!

马尚没有再回复。

不知道谁说的那句话,在脑海中浮现:一个人是多么容易把对自己的鄙视误解为对爱情的需要。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遮蔽一个人存在的虚无,对于解决自我的渺小感,爱情只是伪币。

我的女主角苏羊已经不再自卑,她通过谈一场恋爱,解决了自我的渺小感,那份以爱情的名义出现的“伪币”,她不再需要。

如此,我终于相信,对爱情的理解,我已无法摆脱巨大而又庞杂的生活。用当下流行的一句话来说: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,你在谈什么?

只是不知道,这算是成熟,还是逃避。

我又想到了意大利画家乔治·莫兰迪,这位以简约著称的画家居然也画莲荷。他把莲荷插在了瓶罐,画成一幅淡雅的静物,它是那么地清雅、静穆,不知此灵感是不是莲荷启示所予。

印象派画家莫奈晚年,在靠近塞纳河的吉维尼小镇的花园里建了池塘,种植了一大片莲荷。他在日式的蓝色或红色的弯弯的拱桥上踱步,思索着田圆叶和倒影之间的韵味,蓝天在水中翻出的精灵(睡莲在法语中读作“Nupheas 南菲阿”,有“水中精灵”之意);他气闲神定地端坐在杨柳岸,沐晓风、看残月映入,紫色的朦胧展示了暮色的精灵。莲荷化作了他的灵魂,成就了他的生命意义。

一张小小的叶片,一朵小小的莲荷,竟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心理力量。我想,或许自然的物态和人的生存环境,它们之间是一种交流,也是心、情、物的一种融合,或许,这正是产生启示力量的源泉。

十日谈

宛在水中央

责编:杨晓晖

莼菜那般诗意图,采莼菜却是很辛劳。喝一碗莼菜汤,最好一滴也别剩下。